

中古佛經“行”組婉詞考源*

張 雁

—

中古佛經中有“大行”“小行”“大小行”三個詞，分別指大便、小便、大小便。例如：

(1) 入聚落中若大行者，應往丈夫厠上，不得入女人厠。(東晉·天竺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 34, T22, p0504c)^①

(2) 爾時諸比丘處處小行，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牛驢處處小行，此壞壞敗人何道之有？”(東晉·天竺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 34, T22, p0504c)

(3) 大小行及涕唾，當使正墮孔中，不得污兩邊；若前人污者，當以木篋除令淨。(東晉·天竺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 34, T22, p0504b)

(4) 爾時闍陀比丘(度)年少出家，身自衆給，晨起問訊，與出大小行器、唾壺著常處。(東晉·天竺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 24, T22, p0424b)

例(1)(2)“大行”“小行”是動詞，例(3)“大小行”是名詞，

*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朱慶之先生、汪維輝先生諸多教益，謹致謝忱。

例(3)“大小行”動詞作定語。我們將其統稱為“行”組婉詞。《漢語大詞典》《辭源》《辭海》都沒有收錄^②，《漢語大字典》也沒有像“便”字一樣為“行”字設立一個“排泄尿、尿”的義項。李維琦(1999, 194—195)先生對佛經中的這三個詞作過比較詳細的解釋。王雲路、方一新(1992, 402)曾指出下面兩例“小行”即小便，名詞，是六朝俗語：

(5) 鄙故勿勿，飲日三斗，小行四升，至可憂慮。(《全晉文》卷二十四王羲之《雜帖》)

(6) 忽動(動指疾病發作)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全晉文》卷二十七王獻之《雜帖》)

但他們都沒有探討為什麼“行”字會用來表示這樣的意義。本文目的即在於考釋“行”字表“排泄”義的來源及條件。

二

“行”在先秦有做、從事、施行一類的意思，《墨子·經上》：“行，爲也。”《左傳·隱公元年》：“多行不義，必自斃。”《呂氏春秋·適音》：“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禮義也。”^③墨子以“爲”來解釋“行”，說明“行”在當時不及“爲”常用，但是到了東漢，“行”字的這一義項變得極爲活躍，鄭玄在給前代典籍作注時，許多動詞都是用“行”來解釋的，其中包括有“爲”字，例如：《周禮·地官·師氏》“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儀禮·士相見禮》“不足以踐禮”注：“踐，行也。”《禮記·表記》“處其位而不履其事”注：“履猶行也。”《樂記》“禮至則不爭”注：“至猶達，行也。”《禮記·檀公上》“不知而不可爲也”注：“爲猶行也。”(參見張能甫 2000, 64)以“行”釋“爲”，說明鄭玄時代“行”比“爲”更爲常用了。每個時代都有一些“萬能動詞”，上古漢

語有“爲”，近代漢語有“打”，現代漢語有“搞”，而從東漢開始的中古漢語則有一個“行”字（參見朱慶之 1992，138—142；胡敕瑞 1999，117—118）。它們可以用在各種不同的語境中，表示各種不同的具體行爲。雖然中土文獻中很少見到表示排泄意義的“行”字，但在時代較早的佛經中這種用例並不鮮見。略舉數例如下：

(7) 何等爲止熟者？名爲大便小便來時不即行，噫吐噎下風來時制之。是名爲止熟。（後漢·安世高譯 七處三觀經，T02，p0880c）

(8) 其長者子少小驕樂，不忍須臾不行左右，欲至舍後。便報賊言：“共至厠上。”其賊報言：“在卿所至，吾不能行。”（西晉·竺法護譯 修行道地經卷 3，T15，p0199b）

(9) 爾時有比丘先在厠上，後有比丘急行入厠，便欲在先比丘上行。彼比丘言：“長老莫污我。”（東晉·天竺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摩訶僧祇律卷 34，T22，p0504a）

(10) 若掘厠下有水出者，不得先於中大小便；先令淨人行，然後比丘尼行。（同上，卷 40，T22，p0543b）

(11) 草者一切草，大小便洩唾波夜提。若雨時生草覆地者，當在無草處行。（同上，卷 40，T22，p0543b）

(12) 服已應七日行隨順法。在一邊小房中，不得卧僧床褥，不得上僧大小便處行。（同上，卷 31，T22，p0483c）

(13) 此婆羅門常石上行小便，有精氣，流墮石宕。（北魏·吉迦夜共曇曜譯 雜寶藏經卷 1，T04，p0451c）

以上例（10）“行”與“大小便”對舉，意思極明確；例（11）“行”字表排泄義，包括“涕唾”這一行爲，比“便”字義域寬；例（7）是歸在安世高名下的《七處三觀經》中的用例；例（13）是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即公元 472 年吉迦夜共曇曜所譯《雜寶藏經》中的用例，例（8）爲西晉竺法護所譯《修行道地經》中的

用例，此例中的“左右”指大小便（參見汪維輝 2002）。這些例子都表明“行”字是作為“萬能動詞”在這種語境中使用的，排泄義是語境意義。也許可以說這些“行”字有委婉語的用法，但祇有跟“大、小”組合之後，纔能看成是專用的婉詞，換句話說，表示排泄的語境意義祇有在“大/小行”這些組合中纔固化為“行”字的一個義位。而這種組合應該是在“大便”“小便”“大小便”這些形式的類推下產生的。在時代較早的譯經中“行”字偶爾跟“便”字同義連用，可資為證。如下面例（14）“大小便行”為動詞，作定語；例（15）“大小便行”、（16）“大小便行”均為名詞：

（14）威儀者，晨起當除洗大小便行處。（東晉·天竺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 25，T22，p0429b）

（15）若大小便懋唾，污手脚得水洗。水中洗大小便行無罪。（同上，卷 23，T22，p0412a）

（16）七者，不知偏制。是名淨國不受食，如事外國不洗大小便行，如寒雪國聽著複衣。如是比不犯，餘國便犯。是為不知偏制。（失譯 大比丘三千威儀卷上，T24，p0913b）^④

三

在年代比較可靠的漢代佛經中，我們沒有發現“行”組婉詞；漢代及其以前的中土文獻中也未發現^⑤。目前所看到的最早的“行”組婉詞是在西晉竺法護（約公元 230—308 年）譯的《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和西晉安法欽譯的《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中^⑥，各有一例“大行”，列舉如下：

（17）食是已後，亦不大行，亦不小便，無有涕唾。（卷下，T17，p0797a）

(18) 食是已訖，如服甘露，亦無小便，亦不大行，亦無涕唾。(卷4, T17, p0813b)

集中出現“行”組婉詞而時代較早的佛教文獻是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的《摩訶僧祇律》，此經在義熙十二年即公元416年譯出（據呂澂1981，63—64）。由於在西晉的中土文獻中我們沒有找到同類用例，因而或許可以說，“行”組婉詞大約是在三世紀的佛經翻譯中產生的。現在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漢語已經有“便”或“便利”來婉指排泄、排泄物，為什麼還要另造新詞？

婉詞被長期使用之後，其婉言功能往往就會減弱，繼而有新的婉詞產生。像現代漢語許多場合，人們不說“大小便”，而說“去洗手間”或“去方便一下”等等。“行”組婉詞的產生是否就是因為“便”組婉詞的婉言功能在三世紀至五世紀初葉已經衰退了呢？事實並非如此。先看中土文獻的用例：

(19) 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爾。(三國魏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⑦

(20) 《左傳·襄公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晉·杜預注：“私，小便也。”

兩例“小便”，一出現在文人書信中，一出現在經傳注釋裏，這兩種場合都講究避忌，顯然，“小便”是作為婉詞來使用的。再看佛經譯文：

(21) 時人皆壽八萬四千歲，都有九種病，寒熱飢渴大小便利愛欲食多年老體羸。(三國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8, T03, p0049c)

(22) 佛言：從今已後，小便法應如是知。云何知？不得臨急然後去，如覺欲行當去。(東晉·天竺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34, T22, p0504c)

例(21)“大小便利”作為一種病來稱說，與“寒熱飢渴”“愛欲食多”並提，其婉言的功能不言自明；例(22)“小便”作

爲一種“法”來稱說，是釋迦牟尼向僧徒講解的法度戒律，雖然佛教的語言政策傾向於通俗，但是在講經說法之時，並非不講究避忌。下面是一例故意不避忌而用穢詞的例子：

(23) 復次入沸屎泥犁中周匝數千里，屎即熱沸有氣。走趣行之人入其中，便於其中自熟，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得死。泥犁勤苦如是。(失譯 泥犁經，T01，p0908a)

爲了極言“泥犁勤苦”，譯者徑用了“屎”這個字眼，正如莊子爲說明每下愈況的“道”一樣有意爲之。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便”組詞在佛經譯文中是以婉詞的身份出現的，“行”組詞並不是因爲“便”組詞婉言功能的衰退而創造出來的。下面佛經中的用例或許可以說明“行”組詞在語用條件上得以產生的理由：

(24) 若共賈客行時，大便者應下道，勿在上風熏人，應在下風。若宿時欲便右者，不得默然去，當語賈客勿呼是賊，亦當在下風，不得在上風。若隨賈客船上行時，若大便者，當到大行處，應用木板著下。(東晉·天竺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 34，T22，p0504c)

(25) 時有比丘小行，復有比丘來於上，欲小便。先比丘言：“長老莫污我。”(同上，卷 34，T22，p0504c)

例(24)“大便”“便右”“大行”交替使用，例(25)“小行”“小便”交替使用，可見“行”組婉詞的產生滿足了語用或修辭上避重的需要。上一節例(17)(18)“大行”與“小便”對舉，也是這種修辭需要的體現。

婉詞的使用與使用者的行業、社會層次、所處場合有關，所以已有婉詞未見衰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的人在不同場合爲滿足當時的需要又創造出新的婉詞來，是在情理之中的。“行”組婉詞很可能就是佛經翻譯者爲滿足修辭需要而創造出來的，因而這組婉詞的使用也基本祇局限於佛教經典或接觸佛典較多的知識分子(包括僧人)的言語活動中。中土文獻很少見到“行”組用

例，而王羲之父子的《雜帖》中却各有一例“小行”，即上文（4）（5）所引。王羲之父子的雜帖大都是與親友往來的書信，文人書信求雅，因此，“小行”是否如王雲路、方一新（1992，402）所認為的是六朝俗語，還難以斷定。不過，王氏父子與僧人的交往，《世說新語》中多有記載^③，他們的語彙因此而受影響，是不難想象的。

〔注釋〕

- ①本文例句出處後的數字如例（1）T22，p0504c 表示該句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2冊504頁下欄，餘類推。
- ②《漢語大詞典》有“大行”、“小行”兩個詞，但沒有立表示排泄或排泄物的義項。《辭源》未收“小行”，有“大行”一詞，但也沒立婉詞義項。
- ③《漢語大字典》引用高誘注：“行，通也。”將此例之“行”解釋為“通曉”，誤。《漢語大字典》另有“用，施行”義，引《易·繫辭上》：“推而行之謂之通。”孔穎達疏：“因推此以可變而施行之，謂之通也。”可見《大字典》誤解了《呂氏春秋》高誘的注。
- ④此例出於《大正新修大藏經》No. 1470，題為“大比丘三千威儀卷上後漢安世高譯”，但不在許理和（1972/1998，116）所開列的19部經中。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第一》中收錄有“大比丘威儀經二卷”（125頁）。呂澂（1981，64）認為後誤作安世高譯。從安世高同時代譯者的語彙中沒有“行”組婉詞來看，我們也認為此經不是安世高所譯。例中“行”“便”連用，指稱排泄物，表明此經很可能不會晚於五世紀中葉。
- ⑤不過東漢時有“行清”一詞。《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取親中裙廁綌，身自澣灑”裴駰集解：“駟案：蘇林曰：‘綌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賈逵是東漢明帝時人，說明“行清”一詞東漢初年已有。賈逵所言之“行清”，即孟康（三國魏時人）所謂“受糞者”（《說文》“械”字段注：“虎子，所以小便也；

行清，所以大便。”)；但孟康本人認為“行清”指厠。這可能是特指、泛指的關係。“行清”還不能看作是“行”組婉詞，其構詞理據可能有二：(1)“行”作為“萬能動詞”與“清”(清理義)同義連用轉指為名詞，指施行清理之處；(2)“行”作為“萬能動詞”作“清”(同圜，厠所)之定語，有排泄義，整個結構指排泄之厠。魏晉以後有“行厠”一詞。見於後秦鳩摩羅什譯的《大智度論》(公元402—405年譯出)和北涼曇無讖譯的《金光明經》，分別引例如下：菩薩是時即說偈言：是身為穢藪，不淨物腐積，是實為行厠，何足以樂意。(卷14，T25，p0165c)是身不堅，無所利益，可惡如賊，猶若行厠。(卷4，T16，p0354b)“行厠”因其特殊的比喻意義(丁福保(1984)：譬喻。身之不淨，譬如受尿之厠。)屢被後代的佛教文獻運用，如唐道宣《釋門歸敬儀》：“或比行厠畫瓶，或擬危城壞器。”又如《廣弘明集》卷十四：“視西施如行厠，比南金於碎瓦。”這個詞很可能是仿造“行清”而來。如果這種推斷正確的話，那麼，“行清”就應是按上述理據之二構造出來的。比較下面一例“大小行厠”，可以看出“行”字在“行清”“行厠”和“大小行”等詞中作為構詞語素的意義具有同一性：若涉生草田間無空處，應持乾葉布上便利；若無可得者無犯。應於寺東北角安置圜厠，其厠四邊應栽棘刺；大小行厠並須別作。(唐·義淨譯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14，T24，p0613a)

⑥呂澂(1981，69)指出《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與《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是同經異譯。

⑦《辭源》將此例中的“小便”解釋為名詞義，誤。

⑧許理和(1972/1998)也多提及，可參見。

〔佛經語料徵引文獻〕

- | | |
|----------------------|----------|
| 七處三觀經 (No. 150A) | 後漢·安世高譯 |
| 六度集經 (No. 152) | 三國吳·康僧會譯 |
| 修行道地經 (No. 606) | 西晉·竺法護譯 |
|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 (No. 815) | 西晉·竺法護譯 |
| 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 (No. 816) | 西晉·安法欽譯 |

• 128 • 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九輯

摩訶僧祇律 (No. 1425)	東晉・天竺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大智度論 (No. 1509)	後秦・鳩摩羅什譯
金光明經 (No. 663)	北凉・曇無讖譯
雜寶藏經 (No. 203)	北魏・吉迦夜共曇曜譯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No. 1458)	唐・義淨譯
泥犁經 (No. 86)	失譯 (後作東晉・竺曇無蘭譯)
大比丘三千威儀 (No. 1470)	失譯 (後誤爲後漢・安世高譯)

〔主要參考文獻〕

- 丁福保 (1984) 《佛學大辭典》，文物出版社
- 胡敕瑞 (1999) 《論衡與東漢佛典詞彙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又巴蜀書社 2003
- 李維琦 (1999) 《佛經續釋詞》，嶽麓書社
- 梁曉虹 (1994) 《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呂澂 (1991) 《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收入《呂澂佛學論著選集》第三冊，齊魯書社
- 汪維輝 (2002) 佛經詞語考釋五則，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中正大學 2002. 10
- 王雲路 (2000) 中古常用詞漫談，載《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第一輯，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雲路、方一新 (1992) 《中古漢語詞語例釋》，吉林教育出版社
- 許理和 (1972/1998) 《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李四龍、裴勇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
- 張能甫 (2000) 《鄭玄注釋語言詞彙研究》，巴蜀書社
- 朱慶之 (1992) 《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 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 1995

(張雁 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 郵編 100871)